

冯友兰

著

南渡集



从“九一八”爆发到抗战胜利，冯友兰先生完成了“贞元六书”，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置身于社会历史激烈动荡之中的哲人，密切关注着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这部《南渡集》，假托新对话，问答新理学；解浩然之气，释魏晋风流；谈民族哲学，说道德教训；议中外时局，论古今文化。书中文字无不折射出一代大哲浓厚的世间情怀，因而正可以“纪念此段之中国历史及个人经历”。

南渡集

冯友兰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渡集/冯友兰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7. 6

ISBN 978-7-5473-1086-1

I. ①南… II. ①冯… III. ①现代哲学-中国-文集
IV. ①B2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0187 号

南渡集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12 千字

印 张: 10.375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086-1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自序

《南渡集》者，余自“九一八”以来所作短篇论文之选集也。文多发表于战时之大后方。中原人士，多未之见，故为此集，备观览焉。集而名曰南渡者，以此选集纪念此段之中国历史及个人经历也。稽之国史，历代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吾辈亲历南渡，重返中原。其荷天之休，可谓前无古人也已。集分上下编。上编收哲学论文。下编收为各刊物所作文之较少时间性者。友朋之论文书札，与吾文辩论有关者，列入附录，以期互有发明。攻玉之功，并此致谢。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冯友兰序于北平什刹海畔。

目 录

自序	1
----------	---

上 编

新对话(一)(二十一年九月)	3
新对话(二)(二十一年十月)	11
新对话(三)(二十一年十二月)	17
新对话(四)(二十四年十月)	32
论民族哲学(二十六年)	39
《孟子》“浩然之气”章解(三十年)	52
新理学答问之一(三十年)	62
新理学答问之二(三十一年一月)	74
新理学答问之三(三十一年五月)	83
论风流(三十二年)	87

下 编

从中国哲学会说到哲学的用处(二十六年一月)	101
论信念(二十七年十二月)	106
论主客(二十八年)	110
论“唯”(二十八年一月)	115
战争与人生(二十八年四月)	119
一套逻辑的把戏(二十八年八月)	124
论青年节(二十八年五月)	129
论教师节(二十八年八月)	132
本省人与外省人(二十八年十二月)	135
汪精卫的行为与先贤道德教训(二十九年三月)	140
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二十九年三月)	145
蔡先生的一生与先贤道德教训(二十九年三月)	149
“贫穷的哲学”(二十九年四月)	154
论“天下为公”(二十九年四月)	158
理想与现实(二十九年五月)	162
历史与传统(二十九年五月)	166
论知行(二十九年八月)	170
再论知行(三十一年一月)	174
论中医药(二十九年八月)	177
再论中医药(三十年)	182
论救国道德(二十九年十月)	188
读《秦妇吟校笺》(三十年)	191

论悲观(三十年)	193
抗战的目的与建国的方针(三十一年二月)	198
乐观与戒惧(三十一年六月)	204
论信仰(三十一年十一月)	209
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三十三年)	213
关于真善美(三十三年)	218
教育与政治(三十三年二月)	223
中国哲学中所说精神动员(三十三年三月)	228
论感情(三十三年四月)	233
论“七十二”(三十三年六月)	238
论天真活泼(三十三年六月)	243
儒家论兵(三十三年七月)	248
儒家论将(三十三年八月)	253
墨家论兵(三十三年九月)	258
从房捐说到土地政策(三十四年六月)	263
大学与学术独立(三十四年九月)	266

附 录

代戴东原灵魂致冯芝生先生书	张荫麟	273
戴东原乱语选录	张荫麟	280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	朱光潜	298
新理学	孙雄曾	312
重版说明		321

上 编

新 对 话（一）

（二十一年九月）

地 点：无何有之乡

对话者：朱熹及戴震之灵魂

时 间：现在

戴 晦翁，我从前写过几本书，对于你们的理学，很有批评。让我先向你道歉。

朱 东原先生，这有什么关系？亚里士多德不是还批评他的老师柏拉图吗？亚里士多德说：“吾爱我师，尤爱真理。”我们讲学的人，都应当持这种态度。我们今天谈起话来，对于我们素所敬爱的人，恐怕也不免有所批评。你想他们一定要生气吗？

戴 我想他们都记得亚里士多德的那句话。晦翁，你看近来中国的现状，是不是像你们南宋时候？

朱 （叹气）很像！很像！也像明末的时候。

戴 有人说要救国须提倡新道德。这话你以为如何？

朱 我看有点对。

戴 你们理学家是最讲道德的。南宋及明末，都是理学最盛的时候。你们理学家的道德，抵不住元人清人的大兵，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朱 现在张君勱先生及其朋友办了一个刊物，叫做《再生》，你看见了吗？

戴 看见了。

朱 在《再生》创刊号的通讯栏里，记者先生说：“有人说宋明理学最盛而无补于国亡。我以为这句话是错了。须知理学只能当作等于西洋的伦理学。伦理学是必要的而不是充足的。”我不承认我们的理学只“等于西洋的伦理学”。“伦理学是必要的而不是充足的”，这句话也似乎不很圆满。我说：我们理学家，除了讲别的问题外，我们讲道德并且实行道德。人有道德，是一个人类组织之存在的必要原因，而非其充足原因。

戴 必要原因，及充足原因两个名词是什么意思？我在古书上考不出来。

朱 逻辑讲到原因的时候，常把原因分为三种，即必要原因、充足原因、必要及充足原因。

戴 （惊讶）你老先生近来也研究逻辑吗？

朱 自从你发表文章批评我们的理学以后，近来胡适之先生对于你的意见，很加表扬。他的《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你看见吗？

戴 (微笑)当然看见。

朱 你引证古书来批评我。胡先生用了些西洋哲学的意思来讲你。你所引的古书,我都见过。胡先生所用的那些西洋哲学的意思,我向未听过。所以我发愤学西洋文字,读西洋的哲学书。可惜现在金价太贵,我的文庙里那一点收入,又早已断绝,实在买不起外国书。我只得到北平图书馆去看。他那里哲学书又不很多。所以,我对于西洋哲学的知识还是很有限。不过我现在已经知道我的哲学,在西洋很不少同调。在希腊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现代如新实在主义者,都讲我所讲而你所批评的“理”。我又深恨在中国哲学里逻辑不发达。假使我早学过一点像现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所学的那么一点逻辑,我的哲学也绝不会引起你的及胡先生的批评。

戴 (惊讶)呵! 原来如此,无怪乎在我们开始谈话时你就讲起什么亚里士多德了。不过你的哲学,在西洋哲学里会有那么些同调,我还是不信。

朱 那等将来我们另有机会再说。现在让我先回答你方才提出的问题。有两件事情甲乙,假如有了甲不一定就有乙,而没有甲却一定没有乙,如此我们就说甲是乙的必要原因。譬如人只有饭吃,他不一定就能生存,因为他可以病死。但若是他没有饭吃,他一定不能生存。因此我们说吃饭是人生存的必要原因。

戴 (哈哈大笑)不客气地说,毕竟你们宋儒读古书的能力,不及我们汉学家。照你说起来,所谓必要原因,就是《墨子》上所说的“小故”。《墨子·经上》说:“故,所得而后成也。”《经说》说:“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这不恰好就是你所讲的必要

原因吗？

朱（惊讶）不错！不错！本来《墨子》这部书，尤其是“墨经”那一部分，是经你们汉学家整理过才可读的。你提起这一点，我也想起来，逻辑里所说必要及充足原因，正是“墨经”里所说“大故”。有两件事情甲乙，有甲就有乙，没有甲就没有乙，如此则甲就是乙的必要及充足原因。这正是《经说》所说：“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

戴 我明白了。充足的原因呢？

朱 有两件事情甲乙。有甲就有乙，没有甲却不一定没有乙。如此则甲是乙的充足原因。譬如一人得了伤寒病，他一定发热，但不得伤寒病他不一定不发热，因为他可以得别的病。

戴 这一点“墨经”没有说。

朱 我们可以替它补一补。

戴 你老先生又拿出补《大学格物传》的手段来了。你们宋儒可以这样办；我们汉学家却不敢做这些事情。不过，我倒想看你怎样补法。

朱 这个故既非大故，又非小故。不大不小，我们姑且叫它作中故罢。照《经说》的说法，我们说：“中故有之必然，无之不必不然。”

戴 姑且这样说罢。照你上面的说法，人有道德是一个人类组织之存在的小故。即人只有道德，一个人类组织不必即能存在；但若人没有道德，则一个人类组织一定不能存在。这是你的意思吗？

朱 正是。《论语·颜渊》篇上说：“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

‘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不说民有信则立，而说民无信不立。孔子虽没有学过逻辑，然而他这话是逻辑的。

戴 “要救国须提倡新道德”那一句话，照你方才所说，简直是对的，为什么你说“有点对”呢？

朱 我以为道德无所谓新旧。

戴 这话说的人也很多，你又说这一句话，你有什么新根据？

朱 我根据我的理学说这一句话。

戴 你的理学？你的理学早已为我所打倒了。我在我的《孟子字义疏证》里说：“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我又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胡适之先生说我“这一段真沉痛”。他又说：“宋明以来的理学先生们往往用理责人。而不知他们所谓理，往往只是几千年因袭下来的成见与习惯。”你现在还想“以理杀人”吗？

朱 （笑）你或者已将我打倒，但是你并没有把我驳倒。

戴 怎么没有将你驳倒？

朱 你及胡先生的论辩，只证明以意见为理，或以成见与习惯为理之弊，但并没有指出我所谓理之本身，有什么不对。以意见为理，或以成见与习惯为理，岂但你们说是不对，我们向来也没有说是对呀。

戴 请把你所谓理再讲一下。

朱 我近来看了一点西洋哲学书，我自觉我对于我所谓理，更能讲得清楚一点。呀！外边什么响？

戴 是飞机。

朱 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人没有飞机？

戴 古人不明飞机之理，所以他不能造。

朱 （拍案）对！对！要造飞机，须先明飞机之理。请再想：第一个造飞机者，是只造飞机，是亦造飞机之理？

戴 我想他只造飞机。

朱 对！飞机之理，只可明之而不可造之。请再想：当人未明飞机之理之时，此理是不是已经有了？

戴 我想我们应该说，此理原来是有，不过我们不知它有于什么地方。

朱 对于具体的东西，有些唯心论者，说我们若不知它，它就没有存在。譬如这张桌子，若没有人知道它，它就算完了。这种唯心论，有许多困难，也与常识违背。但常识虽不以这种唯心论为然，而对于抽象的原理等，都以为人不知道它，它即没有。这是常识中的唯心论。我们主张彻底的实在论，以为具体的东西，人虽不知之，它亦是有。抽象的原理，人虽不知之，它亦是有。不过你不能问它有于什么地方。它的有是不在时间空间之内的。请再想想：若飞机有飞机之理，别的东西，是不是亦有其理？

戴 恐怕也各有其理。

朱 对！这就是我所谓“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类组织也是一个东西，也有它的理。人必须依照这个理作组织，这组织才能成立。犹之乎造飞机者必依照飞机之理，具体的飞机，方能造成。

戴 《庄子》上说“盗亦有道”，恐怕可引来说明。

朱 对! 盗之团体,亦是一组织。他若不依照“道”,他的组织亦是不能成的。“道”在这句话里,就是指的人类组织之理。这理的内容,包含着许多条件。

戴 什么条件?

朱 就是人若欲有一健全的组织,其中分子,所必须遵守的条件。这些条件,至少有一部分,就叫作道德。比如说,人若欲有一健全组织,其中分子必须互相友爱,这就是所谓仁;必须各努力做其所担任之事,这就是所谓忠;必须各守其约言,这就是所谓信。一组织中之分子必须实行这些基本条件,那个组织才能健全存在,不管它是个什么组织。

戴 这与道德无新旧之说,有何关系?

朱 在有飞机之前,飞机之理不新。在有飞机之后,飞机之理不旧。它是永久如此。人类组织之理,亦是如此。人类组织之理无新旧,道德亦无新旧。董仲舒老先生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这话是不错的。我与我的朋友陈同甫先生的信上说:“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盖道未尝息,而人自息之。所谓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也正是这个意思。

戴 什么是可变的?

朱 像你所谓意见,胡先生所谓成见与习惯,是可变的,有新有旧的。人们普通所谓道,有些实只是成见与习惯。它不是人类组织之成立所必须的,所以可变。譬如妇女对于其夫守节,不是人类组织之存在所必须,所以可变。胡先生因此大攻击我们宋儒所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说是不近人情。我承认我们说

妇女必须对于其夫守节是有错误。但说这句话的错误是错在不近人情，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若实行道德，非把饿死看为小事不可。

戴 关于这一点，我又不能与你同意了。我说：“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各遂其欲而天下治。”你这种学说，我觉得一方面是迂阔，一方面是残酷。

朱 关于这一点，详细辩论起来，恐怕要牵涉到所谓天理人欲的问题。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另作一次辩论。现在我只说：一个组织中的分子，如果不能实行道德，则其组织必不能存在。没有组织，人不但不能遂欲，并且不能生存。所谓“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请看中国的锦绣河山，闹到现在这个地步。恐怕我们这些孤魂，也要其馁矣了。

戴 （叹气）“虽有粟，吾得而食诸！”真是名言。看起来，现在的人，大多数不是没有新道德，实在是没有道德。

朱 对了！我们以上的辩论说明了人有道德是一个人类组织之存在的必要原因，及道德无所谓新旧两点。我们今天的辩论，总算有点结果。时间不早，可以暂作结束。希望以后另有机会再辩论别的问题。

戴 这也正是我的希望。再见！

朱 再见！